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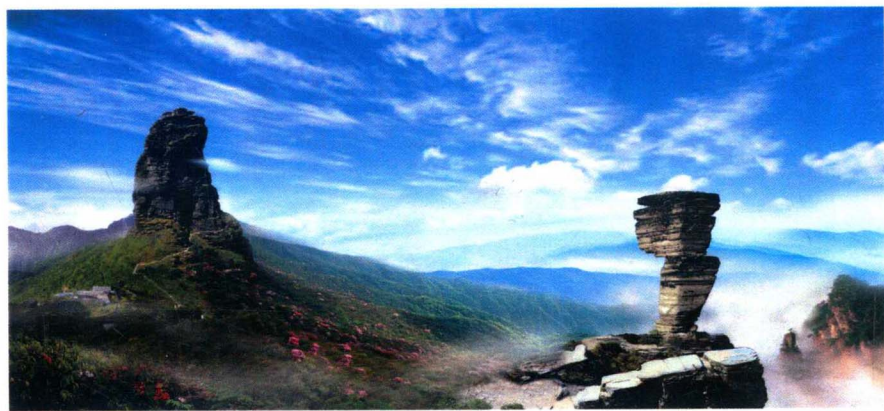
山文化研究文库

The Core of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桃源在武陵
深处是铜仁



侯长林 ◎主编 田兴斌 ◎翻译



科学出版社

铜仁梵净山文化研究文库

桃源在武陵 深处是铜仁

The Core of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主 编 侯长林

副主编 彭雨生 代亚松 杨 敏

编 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代 璐 代亚松 侯长林

赖剑波 廖延林 龙新明

罗 静 彭雨生 王先华

杨 敏

翻 译 田兴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其原型在何处，千年来一直为人所追寻。素有“黔东门户”之称的铜仁，地处“武陵正源、名岳之宗”的梵净山脚下。其地理位置、山形地貌和民风民俗均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描述的生活图景高度契合，这里拥有陶翁笔下“桃花源”的各种自然特征和文化符号。武陵是个大桃源，武陵深处的铜仁就是桃源中的桃源。本书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开发情况、历史事实、地理方位、水系分布、自然生态、文化遗产、社会生活图景和语系分布八个方面，对桃花源原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详细考证，得出“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的结论。本书尊重历史，资料丰富，文笔流畅，体系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源在武陵 深处是铜仁：The Core of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 侯长林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9

（铜仁梵净山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03-053629-7

I. 桃… II. 侯… III. 铜仁—研究英文 IV. K9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7546 号

责任编辑：张立丽 张映桥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张佩战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未经本社许可，数字图书馆不得使用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插页：1

字数：474 000

POD定价：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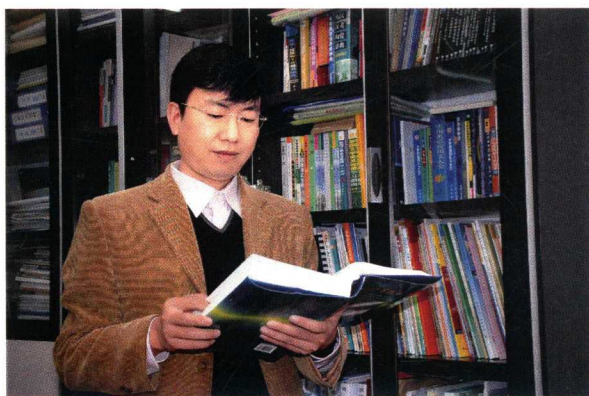
主编简介

侯长林 (1963-), 男, 苗族, 贵州铜仁人, 西南大学教育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博士, 三级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学术带头人,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铜仁学院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和高等教育学,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文艺作品 60 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及文学作品集 14 部, 主持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教育部“荣达教育资助基金”项目、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资金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 其中有 9 项科研成果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学校共青团优秀研究成果、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省、市政府奖, 文学作品集《即将辞去的旧楼》获 2015 年乌江文学奖。



Changlin Hou (1963-), male, a member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was born in the town of Tongren in Guizhou Province. He was awarded the Ph.D degree twice, once in Education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and in Law fro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ong his many official titles, he was appointed as “Grade III Professor”, “MA Student Supervisor”, served as a “State Council Expert for Special Allowance”, designated as “Academic Leader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of in Higher Educ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Member of Guizhou Writers Association”. He currently holds the post of President of Tongren University. His principle research focus is on at th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s published hundreds of papers, more than 60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and 14 anthologies of academic and literary works. He has led many projects at state,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such as construction projects at national key vocational colleges of China, “Rongda Education Funding” project initi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or’s Pro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ce in science & technology in Guizhou Province. In this latter project, nine awards have been presented for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onored by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Nation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al & Science Research,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t nationwide high schools, Guizhou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Guizhou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His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Fading Old Building” was awarded the “Wujiang Literature Prize” in 2015.

译者简介



田兴斌（1961-），博士，教授，现任铜仁学院国际学院院长，贵州省高等院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贵州外语学会副会长，贵州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铜仁市翻译协会会长。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二语习得，英语语言教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8篇，专著1本，主编教材16本。

Xingbin Tian (1961-), Ph.D and Professor, is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Tongren University, China. He is also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Guizhou Provinci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 Institutes, Vice-president of the Guizhou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ies, Vice-president of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Guizhou, and President of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Tongren as well.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2 acquisitio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teaching. He has published 38 scholarly articles, one book and has edited 16 English textbooks.

序

到铜仁工作后，尤其是当我踏遍铜仁的山山水水后，我才发现，铜仁是一个美得让人惊羡的地方。它的美体现在它不可复制、无与伦比的生态上，体现在它红色、民族、佛教等包容并蓄的文化上，体现在它睿智而淳朴、宽厚而执著的民风上。毫不夸张地说，美是铜仁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的高度概括。但由于没有很好地挖掘、提升，一直缺乏树得起、叫得响的形象品牌，铜仁的美养在深闺，并不为外界所熟知，这是众多铜仁人殊以为遗憾的地方。

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东临湘楚，北接巴渝。优越的地理环境，哺育着 29 个民族，生生不息，延传至今。境内方圆 567 平方千米的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体庞大、景观独特、物种丰富，在地球同纬度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使铜仁境内溪流众多，处处柳暗花明。与纷繁复杂的外界相比，这里的山水风光如画，这里的人们生活恬适，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人民的避乱之地。明代著名的抗倭将领邓钟从安南(现在的越南)到江南，途经铜仁时，题下了“武陵舟子何须问，今日桃源不避秦”的诗句。国家民委权威期刊介绍各民族时，对土家族聚居区结论是“武陵山下新桃源”。铜仁拥有武陵山脉主峰，全区均属武陵山区，无论地理位置、民风民俗和山形地貌均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相契合，拥有陶渊明先生笔下桃花源的各种自然特征和文化符号，铜仁质类桃花源应无异议。

几千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由于黔道更比蜀道难，铜仁自然生态保存十分完整。天湛蓝，水清澈，无污染。在工业化、城市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像铜仁这样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并不多。特别是生态王国梵净山，一川秀美，一憩圣地，令人神往。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珍稀，被誉为“地球独生子”的黔金丝猴就在这里生存繁衍。梵净山森林茂密，负氧离子含量丰富，生物物种达 5000 多种，被称为地球生物资源的“基因库”“人类的宝贵遗产”。梵净山下，一江东流，横穿桃源般的铜仁古城，这就是美丽的锦江。锦江水在铜仁市区曲曲缭绕，自然绘成了一个篆体的“梵”字，成为天下奇观。

如何从整体把握铜仁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规律，提炼独具特色的铜仁形象，是发现铜仁、宣传铜仁的核心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考证，2008 年，地委、行署提出了“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形象定位。“梵天净土”的“梵”和“净”，都是佛教语言，有清静、安静、安宁、干净、纯洁的意思，高度契合了铜仁良好的生态文化和厚重的佛教文化。“桃源铜仁”不仅是说铜仁质类桃花源，而且还体现出铜仁人现实生活状态和对美好、幸福、和谐

生活的不断追求。“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理念自提出以来，特别是通过一系列“高端展示、受众对外”的活动宣传策划，逐渐得到了区内外广泛认同、拥护，对内凝聚了共识，提升了群众的精气神，对外树起了形象，扩大了影响。当代知名作家魏小安也这样评价道：“‘梵天净土·桃源铜仁’，这十分形象，真实可信，很有吸引力。”

“梵天净土·桃源铜仁”不仅是铜仁对外的一句宣传词，而且还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载体，是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目的是通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在我区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推进过程中，着力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当前，市委、市政府一班人正团结带领全市 427 万各族人民，大力发扬“宁愿苦干实干，不能苦等苦熬”的铜仁精神，以只争朝夕、奋起直追的信心和勇气，全力以赴地践行着对“梵天净土·桃源铜仁”这一理念的承诺，加快将这个美丽的蓝图从规划变成现实，由理想变成家园。

铜仁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和丰富了醇厚而隽永的“桃源”文化。铜仁职院的教授和专家们，利用教学之余，在浩繁的文献资料中抽丝剥茧，对铜仁的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等作了系统研究，并得出了“桃源在武陵 深处是铜仁”的结论，诸多观点见解独到，让人豁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梵天净土·桃源铜仁”形象品牌的打造提供了有力的注脚。解读铜仁的年轮，聆听历史的足音。希望所有的铜仁人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热潮中，使“梵天净土·桃源铜仁”这一品牌更加绚丽夺目。



2011 年 4 月 28 日

目 录

绪论 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1
一、桃源在武陵	1
二、深处是铜仁	3
第一章 武陵开发与桃源铜仁	13
一、历代铜仁的建制变迁	13
二、铜仁改土归流	14
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桃源在铜仁	15
第二章 历史事实与桃源铜仁	23
一、苗人的避秦西迁为桃源在铜仁提供了历史依据	23
二、铜仁较晚的开发历史，为桃源在铜仁提供了空间依据	26
三、铜仁文化中的“避秦”因子为桃源在铜仁提供了文化依据	27
第三章 地理方位与桃源铜仁	32
一、铜仁系“武陵正源”，为桃源所在地	32
二、自然地理位置与桃源铜仁	33
三、铜仁的地理环境酷似《桃花源诗并记》中的桃花源	35
第四章 水系分布与桃源铜仁	36
一、从沅江水系看，桃源在铜仁	36
二、从乌江水系看，桃源在铜仁	40
三、从长江水系来看，桃源在铜仁	41
第五章 生态环境与桃源铜仁	43
一、从水生生态看，桃源在铜仁	43
二、从陆生生态看，桃源在铜仁	44
第六章 文化传承与桃源铜仁	47
一、道家思想的继承者对“自然”铜仁的认同	47
二、铜仁神秘的傩戏凸显“桃源”文化	50
第七章 社会生活与桃源铜仁	56
一、苗民迁武陵，深处到铜仁	56
二、铜仁苗族的社会管理与桃花源	58
三、铜仁苗族的生产方式与桃花源	60
四、铜仁苗族的生活习俗与桃花源	61

第八章 语系分布与桃源铜仁	68
一、武陵地区属北方官话语系	68
二、铜仁语言归属北方次方言的西南官话	70
三、《桃花源记》的语言与铜仁话语有相通点	72
附一 “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陶渊明的生平、思想、作品与影响	75
一、陶渊明的生平	75
二、陶渊明的思想	77
三、陶渊明的作品（诗文赋）	83
四、陶渊明的地位与影响	87
附二 “诗文双璧”——《桃花源诗并记》（原文与赏析）	92
附三 《陶渊明集》目录	98
附四 桃源铜仁赋	101
附五 陶渊明与“桃花源”研究部分论文目录索引	105
跋	108
Introduction The Core of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110
Chapter I Exploitation of Wuling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131
Chapter II Historical Fact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149
Chapter III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167
Chapter IV Different Water Systems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174
Chapter V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186
Chapter VI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193
Chapter VII Social Life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209
Chapter VIII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Family and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232
Appendix I “Owner of a Garden for Hundred Centuries, Master of Hermit over Thousand Years”—Life Stories, Thoughts, Works and Influences of Yuanming Tao	244
Appendix II “Dual Jades of Poem and Essay”— <i>The Poem of Peach Blossom Valley with Notes</i>	276
Appendix III <i>Contents of Collection of Yuanming Tao</i>	283
Appendix IV Annotations on the Prose on the Peach Blossom Valley Tongren	286
Epilogue	294
插图	296

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到底在哪里？有的说这是作者的幻想和希望，不是实指某个具体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类似于海市蜃楼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更相信，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是有其原型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陶渊明不可能凭空创作《桃花源记》。那么，“桃花源”的原型在哪里？我们的回答是——“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一、桃源在武陵

关于《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先后有 30 多个地方在“据理力争”。例如，有的说桃源在云南坝美村，那里方圆 30 平方千米，四周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村中人员进出大多选择村头和村尾的两个水洞。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像《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有的说在江西康王谷。因为据宋《南康军图记·记游集》记载：秦灭六国后，楚康王熊绎被秦国大将王翦追杀，逃进谷中，顿时雷雨大作，阻断追兵，康王才得以逃脱。从此深居谷中。此说与《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颇为相似。还有的说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其理由是，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质疑公认的“南方武陵说”。他认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不在南方的武陵。”有的说在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处的盘山（即北京市平谷县和河北省蓟县的盘山）。原因是，三国时的田畴曾在这里避难并建立过特殊形式的社会，陶渊明慕其为人，曾来过这里，寻访其事迹。王瑶先生在编注《陶渊明集》时，也有类似的注释：“《三国志》记田畴入盘山之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其事与《桃花源记》相近似，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所以不少人也因此称盘山为“桃花源”。目前，安徽黟县赤岭村的桃花源也炒得比较热，其依据也是安徽黟县“桃花源”的所在地赤岭村的地理环境与《桃花源记》中的描写极为相似。比如要进入村子，人们必须沿着一条溪流到渔亭，穿过绝壁下桃源洞，方能达到盆地。而且，内中情景，也多与陶文相似。另外，赤岭村还是陶渊明次子陶俟之后一脉的迁居地，陶氏一脉已在此地悠闲自在、安宁恬静地生活了千年之久。

关于“桃花源”的原型问题，我们非常赞同冉庄在《重庆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发表的《“桃花源”原型探究》一文中所说的，“即使江西的康王谷与河北盘山的景观与陶诗所描写的景观有些相似，但是，诗人遇到的捕鱼人一定是来自江西或河北的，为何诗人要把他写为武陵人，岂不张冠李戴”，“历来各家的种种推测，其主要原因是不了解、不相信武陵山区真的有《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洞和如此封闭的社会现实、社会生活。试问，

陶翁所定的材料如若照王瑶先生所说，是得之于西北军佐的传闻，那么何必要记为武陵‘捕鱼人’，西北有的是天山等大山，何必加上武陵。此种纯属猜想，显然不切实际”。“事实上，‘桃花源’只能在武陵郡中”。

说桃源在武陵以外的地区确实是没有理由的。相似的地方很多，不说相似，哪怕就是与《桃花源记》描写的完全相同，也不能够说就是《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说桃源在云南坝美村和在江西康王谷等地，其依据都仅仅是相似。那法国也有和桃源相似的地方——安锡，是不是也说《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在法国，那岂不荒谬？至于说桃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也只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纪实成分是依据随军的戴延之等所看到的材料而写成的。《水经注·洛水篇》也有关于戴延之随军的记载：“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人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军届次而返。竟不达其源。”也就是说，戴延之并没有到达上洛。陈寅恪说桃源在北方的洛水上游，也只是推测，没有史料依据。同时，陈先生列举出的许多证据大多也只是孤证或旁证，但要完全驳倒他，一一找出反证，则又比较困难。但是，关键还是前提，学逻辑学的都知道，前提不存在，什么都无从谈起。

那么，《桃花源记》创作原型的大前提是什么？我们以为就是《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是不是在武陵的问题。如果能够证明《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是在武陵。那就排斥了所有非武陵的说法，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不在武陵的说法都是没有必要讨论的。

从《桃花源记》里的句子——“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便可得知，桃花源就在武陵。捕鱼的是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是在武陵这个地方的武陵人。难道对这段文字所包含的桃花源在武陵的信息也有怀疑？就算我们今天的人对古文的理解和古人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王昌龄在《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中的“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王维在《桃源行》中的“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裴迪在《送崔九》中的“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晨”，李白在《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中的“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陆游在《小艇》中的“清晓长歌何处去，武陵溪上看桃花”等诗句，以及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古代知名人士关于桃花源就在武陵的观点，怎么理解？难道他们对《桃花源记》也没有读懂？他们的理解也出现了差错？所以，我们以为桃源在武陵是可以怀疑但谁也推不倒的结论。如果连陶渊明自己在《桃花源记》写得清清楚楚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等文字所包含的桃花源就在武陵的观点都还站不住脚的话，那就没有事实可言了，也就无所谓真理和谬误了。

至于有多个武陵之说，倒是应该讨论的。《辞海》对“武陵”一词的解释很单纯明白：武陵是地名，一是指武陵郡，二是指武陵县。因为晋代湖南有武陵郡，郡下设大庸县；湖北有上庸郡，郡下设武陵县。而且，据《竹山县志》记载，在历史上曾经称为武陵县的又有两个：一个在湖南的常德市，一个在湖北的竹山县。但《桃花源记》所叙晋太元年间，中国版图上叫“武陵县”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竹山。竹山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

陵峡”。据历史线索显示,《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确实很难弄清是武陵县人,还是武陵郡人。但是查“武陵郡”一名的历史沿革,据《汉书·地理志》载:自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年),历时960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朗州、鼎州、常德军、常德路、常德府。《隋书·地理志》载:“武陵县”一名,自隋开皇九年(589年)才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胡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地区。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这就与《竹山县志》记载的竹山在晋太元年间就已经被称为武陵县有比较大的出入,这到底是《竹山县志》的记载准确呢?还是《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准确?还值得进一步考察。但是,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含贵州铜仁,习惯地泛称“武陵”。不过,不管是湖南的武陵郡还是湖北的武陵县、竹山县,都是在武陵地区。从《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情况来看,武陵应不是一个地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宽、比较大的地区,就是桃花源也不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这样说?有两点理由:一是根据“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描述,可以推断,去桃花源的水路是比较远的,因为武陵渔人到桃花源,要“沿溪行”,还要途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带,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地方,然后才到达桃花源,桃花源就坐落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里。因此,才会出现“忘路之远近”?二是根据“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的记载,既然“处处志之”,而又“寻向所志”,最终还是“迷不复得路”,也可以推断,其所活动的范围,是相当广,否则打了标记,怎么还会忘路?此两点都说明,武陵地区的区域很大很广,武陵应该是指武陵郡和武陵山区而非武陵县和竹山县。因此,我们比较赞同这样的看法:武陵,在晋代,是一个泛称,可以指武陵郡,也包含武陵山脉。至于《百家姓书库·顾》附录《宋代百家姓及郡望》中说“顾姓郡望”是武陵郡,实在有些“离谱”。不过,自古以来顾姓与“武陵”二字有联系的确是事实。比如据明代戴廷明《新安名族志》载,有汉朝济阳武陵伯顾杰(“武陵伯”仅是封爵名称,人不一定到武陵任职)。张学群等《苏州名门望族》引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中说:“兹读任昉《述异记》云‘武陵原在吴中(苏州府的别称),山无他木……’是则武陵云者即吴中之代耳……湘中有武陵而吴中亦有武陵,是可异也。”任昉,南朝齐、梁人,这说明,任昉之前苏州就有“武陵”之地名。但是据七十二世顾双进在《“武陵顾”与湖南古武陵郡无涉》考证:顾姓,一般都承认自己是“武陵顾”,古家谱叫《武陵宗谱》、《武陵氏谱》,祠堂称“武陵祠”、“武陵堂”,春联写有“武陵世泽”、“武陵遗风”等字样,甚至连家里的器物上也有“武陵顾”三个字。顾姓与“武陵”在历史上确是紧密相连的,但此“武陵”则是指苏州或苏州武陵溪一带地区,与湖南古武陵郡无涉。

二、深处是铜仁

桃源在武陵,而武陵又是一个很大很广的地区,桃源到底在哪里?仍然是一个值得进

一步追问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桃源在武陵，武陵处处都有可能是桃源，但是桃源深处是铜仁。为什么呢？其理由是：

第一，从开发情况看，桃源在铜仁。

从“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文字，不难看出，这里是一个比较偏远比较落后的尚未开发的地方。而当前人们大多数都相信的湖南常德桃花源，则早在陶渊明之前，黄闵所著《太平御览》中的《武陵记》就记载：“武陵山中，有避秦人居之，寻水，号桃花源。”这个“桃花源”以桃源山为中心，西晋末叶桃源山上始建桃源观，到北宋而极盛，历代诗人词家纷纷泼墨于墙，一时香火旺盛，成为我国道教圣地之一。这里还有潇湘第一阁水府阁，江南第一宫桃川宫，华夏第一院天宁碑院等。这里显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时已经开发。竹山也是一个开发较早的地方，在《竹山县志》上有记载，在晋太元年间，那时竹山是中国版图上唯一叫“武陵县”的，属汉中郡，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陵峡”。当时湖北的武陵县处在湖南武陵郡的北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的腹地，又有汉江、堵河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地位重要，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地处长江以南的湖南武陵郡，所以，开发肯定更早，不可能出现“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也有人认为重庆的大西洞是真正的桃源所在地。大西洞就在酉阳城近郊。而酉阳也是开发较早的地区。酉阳建县制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曾是 800 年州府所在地。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酉阳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改黔中郡置武陵郡，于武陵郡置酉阳县。自汉初以后，酉阳县境虽一再缩小，隶属也有变化，但建制一直存在。酉阳于五代时“没于蛮”，后为土家族的强宗大姓冉氏所据有。从宋朝，历经元、明，至清初，酉阳世为冉氏土司领地，直至“改土归流”。显然，陶渊明时期那里已经开发，没有能够躲避战乱的安全的环境。加上，是从洞入，明代无名氏在洞壁题刻绝句一首：“洞前流水渺漫漫，洞里桃花渐渐残。曼倩不来渔父去，道人闲倚石阑干。”就说，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记酷似。其实，这是对原文的错误理解。原文“山有小口”中的“口”并不是指洞。在陶渊明那个时期，洞为“穴”而非“口”，如与陶渊明同时代的《神仙感遇传》有“遂出穴，密志归路，以告太守……”《太平寰宇记》有“进入石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连接，阡陌周通”等记载，都是很好的说明。如果陶渊明的桃源真是指重庆的大西洞，那《桃花源记》中的“山有小口”就应该改写为“山有小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真正的桃源不是指重庆的大西洞。而铜仁则不同，由于地处武陵山腹地，交通不便，开发较晚。大家都知道“夜郎自大”这个词语，但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当时的夜郎属地就是“三山谷”，而“三山谷”就是现在隶属铜仁的梵净山。汉时的夜郎王之所以会闹出“汉孰与我大？”的流传千古的笑话，显然，主要是因为那时的铜仁还没有开发。正如刘瑜安在《桃源铜仁》一文中所说的“夜郎属地‘三山谷’，广袤千余里，林海茫茫，幽深险峻，人入其中，难觅身影，避世于此的隐居之人，又怎知‘有汉’？”三国时，铜仁尚属于吴蜀两不管地带。唐宋时期，铜仁的户籍、赋税不入中央户部，为羁縻州，乃区域自治。直到北宋末年，改羁縻州为经制州后，才加强了对此地统治，这里才逐步得以开发。在陶渊明时期，有一群人躲在这些地方，“问今是何世”？他们肯定“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第二，从历史事实来看，桃源在铜仁。

首先，从行政隶属关系和文化的渊源来看，铜仁属于武陵郡，铜仁文化本身就属于荆楚文化，并长期受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当然，也受贵州文化的影响。《竹书纪年》曰：“（武丁）高宗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氏、羌来宾”；《易·既济》载：“（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几条记载相互吻合，说的是同一回事，而且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卜辞中的“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之言，即是指前面几条记载提到的征伐鬼方之事。在这些记载中提到两个地名：一是荆，二是鬼方。所谓“荆”，即指后来楚国的荆襄之地，通称为荆楚。而“鬼方”，其地缘和荆相连，在荆之西南地区，含湘西、贵州及云南的昆明等地。春秋时，今贵州地总称为荆州西南裔，泛称南蛮或荆蛮。而铜仁地区则属荆楚西南部黔中之境。由此可见，铜仁地区自古就属于荆楚之地，是荆楚的一部分，只不过偏处西南而已。所以，铜仁地区的文化源于荆楚文化，或者说，春秋以前，铜仁地区的文化本来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此后，铜仁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屡经变迁，政区也时常变动。秦时属黔中郡，汉时属武陵郡，西部（今沿河、思南以西）则属巴郡和牂牁郡。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铜仁西部大部归蜀，东则属吴。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时，铜仁正属于武陵郡。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署题的《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在描述梵净山的地理位置时，曾这样写道：“窃见梵净山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从这些有关铜仁地区行政隶属关系和地理位置的记载情况来看，铜仁有部分区域曾经属于蜀地或直接与蜀地相连。这就决定了铜仁地区的文化必然包含有巴蜀文化的因子，并长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因而，可以说，铜仁文化的根在荆楚文化。不过，贵州建省以后，铜仁文化除继续要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外，还要受贵州文化的影响。苗人、洞人、巴人以及汉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演化。因而，也可以说，铜仁地区的文化是东西部各民族文化的“大杂拌”，铜仁这一块土地利用它特有的地位优势，不断吸收、借鉴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同时，又不断地将自己的文化随着人口的流动带往其他地区。铜仁也就成了贵州省境内东西部文化的交汇点。

其次，从各民族迁徙聚居的情况来看，铜仁各民族大多是从荆楚之地和巴蜀地区先后移居铜仁的。铜仁地区散居或聚居着苗、侗、土家、仡佬、羌、回、满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是多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就族源和迁徙的情况而言，铜仁地区的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很难分清哪些是“土著居民”，哪些是外来移民，因为，铜仁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区。苗族的祖先是蚩尤。大家都知道，蚩尤是与黄帝齐名的远古时代的英雄，其后裔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史记·楚世家》载：楚国的先君为熊渠、熊通等，他们一向自称是与华夏有别的蛮人，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政”。《通志·氏族略》曰：“楚以鬻熊之故，世称熊氏。”松桃苗族姓氏中包含有颛、来、鲧、熊、夷等姓，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苗族都自称是“仡熊”，其汉语即为“苗族”。也就是说，“仡熊”这支苗族是古代荆蛮苗民后裔的一部分。松桃和印江苗族的先民也是五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他们历来自称为“仡熊”或“果熊”。大约在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他们为了逃避战乱，从荆襄之地，扶老携幼，或沿江，或爬山，一部分经由湘西花垣、凤凰、泸溪、麻阳进入铜仁，另一部分经由巴蜀酉阳、秀山进入铜

仁。正因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争，所以西南政法大学王者香教授甚至认为铜仁的文化就是“避秦文化”。在他返铜祭祖途中所创作的诗词中不乏这样的诗句，“避秦忍为家尤欢”、“王孙长作避秦人”、“避秦往事深稽古，抗暴遗闻博采风”等。这些诗句也是他所提出的“避秦文化”的具体体现。苗族大迁徙的过程，在松桃苗族世代相传的古歌歌词中就有叙述他们祖先自湖广、江西迁徙而来的句子。侗族，属古骆越的一支，秦时称为“黔中蛮”，汉代称为“五陵蛮”或“五溪蛮”，魏晋南北朝称为“僚”，唐代既称“僚”又称“僚汧”或“乌汧”，到了明代，才有“洞人”或“洞蛮”之称，清代大多称为“洞苗”、“洞民”、“洞家”。铜仁玉屏的侗族主要有姚、杨、吴等 10 多个姓氏，他们大多是从湖南新晃一带迁徙而来的。土家族的先民是古代的巴人。而巴人则发祥于今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的赤黑二洞。廪君，是土家族部落联盟的首长。《湖北通志》载：“荆州之风，夷夏相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土家族自称是白虎的后代，认为白虎即祖先，并作为图腾加以崇拜。土家族先民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夏、殷时期，称为“巴方”。周武王伐纣，巴人立功，周武王封巴为“子国”。战国时，楚国进攻巴国，巴国战败，于是，一部分巴人被迫逃到五溪流域。巴人进入五溪流域，号称“五溪蛮”，从此定居下来，尔后，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族才大量迁入。

最后，铜仁尤其是梵净山是武陵地区避秦乱的最佳选择。桃花源人自称是先世为避秦乱而躲到山里去的。面对秦乱，两湖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庸国一带的人民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是朝秦暮楚，对暂时的占领者敷衍了事；其二是干脆逃往山里。那么，逃到什么样的山里？为了安全保命，“不避深幽”，肯定是逃往深山大谷。而能够躲藏五百年不被外人发现的武陵山片区，就只有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铜仁梵净山才有这种可能。明末抗清重臣、徐福后裔第五十九世徐以暹就是为了躲避战乱才逃到铜仁茶园山的。桃花源人的先世为避秦乱逃到铜仁极有可能。

第三，从地理方位看，桃源在铜仁。

从武陵郡所辖的地域范围看，桃源不应该在武陵郡郡治等中心地带，而应该在能够躲避战乱的武陵山深处的铜仁。诚然《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就是指武陵郡人。但武陵郡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潭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东汉监元县复称临沅，孱陆复称孱陵，建平郡复称武陵郡。领十二县：临沅、汉寿、孱陵、零陵、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潭成、沅南、作唐。”三国时的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初属蜀，后属吴，吴景帝永安六年（263 年），将原汉寿县改名吴寿县，又在西部分零陵、充县地设淪中县、分孱陵县地设南安县、建立天门郡，治所在淪中县。此时，荆州治所已由汉寿迁至湖北江陵。武陵郡所辖只有沅水流域的临沅、吴寿、龙阳、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潭城、酉阳、舞阳等县，而不再辖有澧水流域各县。西晋时期，武陵郡的建置及所辖地区基本上无大变化，东吴时的吴寿县此时已恢复为汉寿县旧名。从武陵郡所辖的范围来看，铜仁地区的东部分属于辰阳和舞阳，处在武陵郡的边缘地带。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情况看，发现桃花源的是一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关于这位武陵渔人，古代武陵方志中多有记载。南朝萧齐时，武陵人黄閔曾撰本地地记《武陵记》其中载“昔有临沅黄道真，住（往）黄闻山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这就是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武陵方志中记载，“发现”桃花源的那位武陵渔人，是其时

武陵郡临沅县，当时武陵郡治在临沅即今常德市。用“武陵人”称呼他，证明这个人所生活的地方在当时应该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而桃花源则是一个相对落后相对封闭的地方。也就是说，“武陵人”是从比较发达的人们都比较熟悉的武陵地区开始，然后，朝还未开发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武陵地区行进的过程中发现桃花源的，所以说，桃源绝对不可能在武陵郡郡治等中心地带，比如武陵郡常德桃源西不远处的“桃花源”，它处于郡治统治的核心区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绝不可能有安定、和谐、淳朴的“世外桃源”的社会环境存在！更谈不上有先世避秦时乱的人文背景。我们还可以从桃源县的“桃花源”本地的一副对联得知：此“桃花源”，并非《桃花源记》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胜地。不信，请细读那副对联——“绝景此何来，版图原非刘氏土；避秦意休问，世家不属晋时人”。那么，桃花源究竟应该在哪儿？我们的观点是：应该在武陵郡管辖的与郡治等中心地带有一定距离的能够躲避战乱的武陵山深处的地方。如果说《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是湖南常德人的话，那么，“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结果，就是到达属于武陵郡的铜仁。为什么呢？从地形地貌看，铜仁地处武陵山腹地，便于躲避战乱。武陵山起至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止于重庆中部的涪陵区。东北—西南走向，是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面积约十万平方千米，长度 420 千米，一般海拔 1000 米以上，最高峰为贵州的凤凰山，海拔 2570 米。主峰是贵州铜仁地区的梵净山。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称武陵山区，现在也习惯称武陵山片区。在武陵山腹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许多地方不为外人所知。尤其是以梵净山、佛顶山为中心的铜仁中部地区，山高谷深，是最理想的逃荒避难之所。王正旺指出：从陶渊明的描述来看，桃花源至少有 3 个明显特征：①群山环抱的一块平川；②林木茂盛，溪水环绕，花草鲜艳；③房屋俨然，家好客，民风淳朴。依据王正旺的观点，可以说铜仁处处是桃源，尤其是铜仁城所在地，周围有架梁山、文笔峰、天乙山等群山环绕，中间为地势低洼的盆地，盆地中大江小江在铜岩汇合，流入锦江。东、西晋时期这里也肯定只是农家民舍。如此看来，这里岂不更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第四，从水系分布情况看，桃源在铜仁。

从《桃花源记》中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等文字的描述中可以推想，桃花源外有大河奔流，并且大河里鱼类资源丰富，否则，怎么能“捕鱼为业”？而且桃花源内有比较大的溪流与这条大河相连。溪流的很多地段也和大河一样，可以行船捕鱼。武陵人捕鱼肯定在武陵地区的河中进行。据史料载：武陵有五溪，而正源在辰溪，其证据是《水经注》有言曰：“武陵有五溪，雄溪、溪、酉溪、无溪、辰溪是也……今考诸地志杂书，盖其源，有出于铜仁蛮界者，流经麻阳县城南为锦江者，名辰溪……”其实，也很好理解，武陵山脉的主峰是铜仁地区的梵净山，其正源不是来自于主峰梵净山的锦江难道还会是其他河流？长江、沅江、锦江和大江、小江等就组成了桃花源由大到小的水系分布图。在这张水系分布图中，根据“林尽水源”四字，我们还可以断定，桃花源也不会波涛滚滚、江宽水大的沅江地区，而至少应该在沅江的上游锦江流域乃至大小江所在的梵净山片区。梵净山有九十九条溪水朝四周奔流，其中的大小两江汇集于铜仁城的铜岩处，并将城区一分为三，呈“S”状环城逶迤东去，是为锦江，然后才进入沅水，流入洞庭，汇入长江。沿江两岸奇峰林立，峭壁嵌绿，碧波粼

粼，山色青青。还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景观、珍贵的文物古迹、雕梁的亭台楼阁等，宛如一颗颗珠宝镶嵌在锦江两旁，构成了一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十里锦江画廊。十里锦江风景区主要包括武陵小苏州、锦江十二景、锦江公园、水晶阁等景点，尤其是铜仁锦江十二景，声名远播。比如锦江十二景中的“渔梁夜月”，每逢风清月明之夜，波光粼粼，江流有声，渔舟穿梭，甚为幽寂，颇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铜仁府志》载：“微澜荡漾间，俨若潜鳞游泳。”“玉屏晴雪”，也风景独异，在城南 10 千米，一山如屏，山高气寒，瑞雪初霁，群山融雪，此山仍积雪皑皑，经旬不化，素色玉润，银光闪烁，蔚为壮观。有诗为证：“天敞峰峦为作屏，连宵瑞雪几番终。”清朝著名学者、诗人、文史学家郑珍在《铜仁舟中杂诗六首》中用“舟行无百里，江景已多更”、“潭光清漏石，山影绿摇云”、“江鸣知雨到，鸭语觉春来”等诗句来赞美锦江。《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廖经天也曾写下“四面青山楼外楼，新装巧扮最风流，多情最是锦江水，一步依依一回头”的绝句。

第五，从自然生态看，桃源在铜仁。

在《桃花源记》里直接描写到的物产有鱼、鸡、犬和桃树、桑树、竹林、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铜仁最典型的物产。锦江河里的鲢、鳙、鲈、鲤，历来享有盛名。在铜仁羽类动物中鸡排名第一，尤其是珍珠鸡，在《铜仁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每遇春夏间，天气晴朗，顶上先出两角，约二寸许，然后徐舒其绶，长阔近尺，红碧相间，其鸣如人呻吟。”桃、李、杏、梨等果树在铜仁更是遍地生长，如杨秀冕在《飞泉》一诗中所吟唱的“武陵岁岁桃先发，几度渔郎问钓矶”，敬文在《松桃道中望梵净山》一诗中所描写的“沿村翠竹林，夹岸桃花树”等就是铜仁的真实情景。在铜仁也有许多与桃有关的地名，比如松桃、桃映等，其实，我们以为地名对证明是不是《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并不重要，原因是陶渊明把文章的题目明明白白地叫《桃花源记》恰好证明那里真正的地名不是“桃花源”。为什么呢？因为桃花源人之所以来到那里，就是为了逃避战乱和追杀，“渔人”误入“桃花源”后，桃花源人一方面“设酒杀鸡作食”款待他，一方面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既然如此，桃花源人怎么会把真实的地名告诉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陌生人？只因那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是为“桃花源”罢了，并不是说那里的真实地名就叫“桃花源”。试想如果“渔人”是“忽逢李花林”，那么，陶渊明作的可能就是《李花源记》；如果“渔人”是“忽逢杏花林”，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可能就是“杏花园”了。所以，以此推之，那些当时和后来叫“桃花源”的正好说明不是“桃花源”，比如桃源县的“桃花源”、竹山县的“桃花源”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而且据《桃源县志》记载，该桃源县是宋朝太祖乾德元年（963 年），由转运使张咏根建议仿陶渊明作的《桃花源记》一文之意而设置的。这时，陶渊明已死了 600 多年。张家界的武陵源虽然名声在外，但这是 1982 年才由黄永玉先生命名的。所以，地名叫不叫“桃花源”并不重要。另外，铜仁的竹类品种繁多，在铜仁就有南竹、杨竹、荆竹、青竹、苦竹、毛竹、山竹、水竹、凤尾竹等二十二种，其中山竹最多，漫山遍野都是，常年青翠欲滴，是铜仁的一道风景。铜仁的草本植物也非常丰富，有芦苇、千里光、灯心草、龙牙草、马蹄草、扁竹根等，新中国建立后，铜仁的乡下还能够见到用茅草盖的房子，名曰“茅草屋”，我们想“屋舍俨然”中的“房舍”就应该是土砖砌的茅草盖的房子吧。现在的梵净山仍然是地球同纬度原始森林保持最完好的地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